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青藏手记

●
陈世旭 / 著

815546



青藏手记

陈世旭 著

顾问:王 蒙 洁 泯 谢 冕 田中全

策划:周季胜 陈辉平

主编:陈骏涛



淮阴师院图书馆 815546

长江文艺出版社

I247.7/384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藏手记/陈世旭著

qingzangshouji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863—5

I.青…

II.陈…

III.小说—中国—当代

IV.I·1434

青藏手记

qingzangshouji

© 陈世旭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顺义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1.87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47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5354—1863—5/I·1434

定价:2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话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前言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3)
同窗三谏	(1)
门房	(46)
小站上	(56)
北京“面的”1818	(66)
青藏手记	(84)
语言的代价	(131)
鱼拓	(139)
老商的欢乐颂	(169)
寂照	(186)
人之初	(266)
小镇文星	(284)
镇长之死	(305)
李芙蓉年谱	(331)
关于文学的一封信(代跋)	陈世旭(359)
附录:陈世旭主要作品目录	(371)

同窗三诒

唐 璜

二十多年前，我上初中三年级。一个下午，我刚打扫完教室预备回家，在走廊上忽然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他比我高，像一堵门似地遮住了他身后走廊出口的微弱光亮。我就读的这所中学先前是一所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教学楼的走廊深长且幽暗。我一时没有看清他的脸，吃了一惊，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那时候，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

他忽然扬起脸，爆发出一阵大笑，“嘎嘎嘎”地有一点像鸭子叫，不同的是比鸭子的叫声要尖锐。这笑声过了好久才停下来。

“我看到了你贴在墙报上的诗，来认识认识你。”

我终于看清了他，一下子陷入了更大的惶惑，几乎有些狼狈。就像有一次我上完厕所回到一大群男女同学中间，忽然有个同学大惊小怪地向我指出来我的裤扣没有扣上一样。

他说的墙报，是头一天我和班上其他几个同学一起搞的国庆特刊。划给我们班出墙报和特刊的黑板就在教学楼入口一侧

的墙上,所有人进出教学楼都要经过那儿。那些年我最热衷的是成为一位诗人,常常写了许多的“诗”寄出去发表,当然都没有结果。但因为是班干部,掌握着一部分出墙报的权力,也便就使得那极强的表现欲多少得着一点安慰。

但却没有想到会被这个人注意到。

从小学开始,这个现在被全校的崇拜者称作“唐璜”的人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之一了。

五年级的一堂作文课,老师在黑板上挂了一篇事先用毛笔抄在大白纸上的范文。文章的题目是《城市的黎明》。具体的文字当然是难以记得清楚了,但老师当时读这范文时的如醉如痴的神态,以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一且知道该范文的作者就在我们同一个学校,只比我们高一个年级之后的惊叹和羡慕,依然历历在目。我当时的印象是一种想入非非的神往:我自小生长的这个城市原来是可以得到这样美好的赞颂的。

在一次全校性的少先队活动中,我终于有幸仰慕他的风采:他是我们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当时他正走在最前头带领着庄严地吹着洋号,敲着洋鼓,高举着星星火炬队旗的仪仗队绕操场一周。仪仗队的队员们着装整齐,一律的白衬衫,蓝裤子,白袜子和白球鞋,这使得最突出的他显得有些滑稽:他打着一双赤脚,裤腿瘦而短,只勉强遮住小腿肚,衬衫皱巴巴的,已经很难说是“白衬衫”了。他不时地吸着鼻子,咧一下很厚的嘴唇,伤风得很厉害的样子。他的头发很长,前面的那一部分垂下来,遮住了一只眼睛和半边脸,使得他不得不时时略低一下头,然后又用力抬起来,往后甩一下(这甩头发的样子,后来为许多人所模仿)。

后来就知道了更多的一些关于他的事:他上学以来从来没有买过课本,他所有的作业本都是用到处收集来的纸片装订的。

他的书包是一只破旧的藤制的篮子，篮子的提耳已经脱落，另外用麻绳扭了两只。那篮子里装的是一些谁也说不清的东西，有一次我见它装的是满满一篮煤球。

他一直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学生。

进了中学之后，他的一切依然如故：依然是常年打着赤脚，依然是瘦小肮脏的衣服，依然是不时地吸着鼻子，总是伤着风，依然是遮住眼睛和脸的长头发，依然是潇洒地甩头，依然是被人们所瞩目，议论和模仿，依然是没有课本但有最优秀的成绩。他的作文被老师抄袭，送到报刊去发表，赚取稿费买高价烟卷。他现在是校团委的副书记（书记按规定由一位青年教师担任）。

我一直单相思似地崇拜着他，我就像对着太阳似地想着又不敢睁开眼睛。现在他却突然站到我的面前，明白无误地喊出我的名字，使我惊慌失措。

“愿意跟我去走走吗？”

我连连点头，然后就像一条怯生生的小狗似地跟上他。

那天我没有吃晚饭，但一点也不饿。我们沿着环城大道，一直走到接近半夜，大街上已阒然无人，只有路灯沉默的光亮和梧桐树寂寞的“沙沙”声。我很少说话，始终摆脱不了最初的惶惑。一直是他在说着。他似乎是评价了我的那首献给国庆的诗（评价不高），然后他说出了许多我尚未接触过的诗人的名字。其中有拜伦，拜伦的《唐璜》，唐璜在十六岁时同一位比他大得多的贵夫人私通被赶出了故乡。说着这些的时候他不时爆发出比鸭叫还尖锐的笑声。这笑声使我极力搜寻自己的记忆，终于记起来伏尼契描写的牛虻也是这种笑声。

这样的夜行后来每星期都有二三次，成为我结束少年时代的日子里最有趣味的生活内容之一。

变故是从电影《芦笙恋歌》之后发生的。那次我们一起看了

这场电影。在电影放映的大部分时间里，“唐璜”都在打瞌睡，有几次甚至发出了很响的呼噜声（这是上呼吸道感染造成的）。我则看得很入神，最使我感动的是那首恋歌（青春的最初的萌动业已悄然来临我的心头）：

“月亮和那天一样，
阿哥啊，不知你在什么地方。
梦里听见你吹芦笙响，
醒来时不见你在我身旁。
……”

从影院出来的时候，我的眼角还留着明显的泪光。“唐璜”很不以为然，尖锐地怪笑着，同时吸着鼻子。他终于止住了笑，跟我谈起了关于西南边陲的事情。

“那个地方很美，是不是呢？”

他同我说话，无论什么话题，都用的是这样的语气，似乎我也像他一样熟知这些话题似的。他从不让我发窘，但这反而让我更难堪，使我无法承认自己的无知。我心里有一种极大的紧张感，讷讷地，唯唯诺诺地，却又渴望把这些话题继续下去，于是只有可怜巴巴地搜肠刮肚。那次我记起徐迟的一首诗，那是前几天我才从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读到的：

“云南撒尼人人口不多，
他们可有两万多音乐家，
还有两万多舞蹈家，
还有两万多诗人。
他们有两万多农民，

还有两万多牧羊人，
不要以为他们有十万人，
他们的人口只有两万多。”

这首诗写得很机智，因此也好记。除此之外，我还听说过“三月三”，“泼水节”之类。

“艾芜，你是知道的。”

他突然说。

“什么？”

“艾芜。”

“不……我不晓得……没有听说过。”那时候，我是真的不知道艾芜及其著作。

他于是讲起了艾芜的《南行记》。

一位瘦弱的青年，为了摆脱家庭安排的婚事，身上带着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著作，远走他乡，到外省外国去流浪……滇缅灰色的大道，蜿蜒地从群山里伸下来，峡谷里由中国奔来的大盈江，在深谷里独自歌着，仿佛逃出故乡，远来异国，正是非常快活地、高兴地……索桥……神祠……傣楼……飞在山峰顶上的岩鹰……瘴气……斗笠……雨……马灯……整夜山行见不到人的恐慌和对人的渴望……红艳艳的罂粟花……偷马贼……稻草的干香、马尿的浓味和马粪浸烂的脚……月光和火堆……私烟贩子……打花鼓的母女……逃出妓寮的姑娘……衣衫褴褛的背盐巴的马帮……燃指献佛也赶不走邪恶的和尚……沦为乞丐的残废士兵……害肺病的算命先生……杀了恶人躲到彝地寂寞过日子的老人……懂礼信的强盗和饥不择食得令强盗生畏的逃荒者……

我听得呆呆的。常常不自觉地停住脚步，仰起脸看他。

“我也想流浪。”

最后“唐璜”突然说，神情很是严肃，使人不能不相信他。这个愿望甚至有哲学做基础：他认为似乎可以说，人的生存本身，就含有某种流浪的意味——人被不可知的力量放逐到尘世上，然后受制于各自的命运，四处漂泊。

他并且是作过种种准备的。他后来领我去过他的家。那是一幢老旧的挤了很多户人家的楼房。他在一层楼梯底下辟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角落，里面只有一张床：几块没有刨光的木板架在两堆垒起的砖头上，木板上铺着一块破烂不堪的发黑的床单，床的一头放着一块从河里捡来的红砂石，那是枕头。他说，他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睡的，再冷的冬天，木板上也并不加棉絮。他跟我说这些是无意的，他并没有特地邀过我到他那儿去，是我自己去拿他打算借给我看的几本诗集的。

使我相信“唐璜”真的打算去流浪，还有别的根据：他还在无意中说过，暑假他在赣江的岸沿上过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露宿的乞丐。那是一个河南人，跟他同岁，没有上完初中就出来流浪了，已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谈起这位河南流浪者，他的语气里有一种明显的神往。有一次我们从市内的一座公园路过，他提议从公园里穿过去（公园有前后两个门），但是他却不付钱也不让我付钱从门口进去，而是让我跟他一起翻高高的栅栏。这当然是一种冒险，这冒险在我看来并非仅仅是寻求刺激，胡闹。

我不由开始对他警惕起来。

我是在各种各样的关于规矩的教诲中长大的，先是祖父的、父母的、然后是老师的、其他长辈的以及书本上的。我很听话——当然是这些永远正确的、能使我好生做人的话，我全神贯注地聆听这些教诲，极力连同教诲者说话时的呼吸都牢记下来。在所有这些人的眼睛里，我从来都是好孩子。我不能想象自己

有一天会有什么越出了那些规矩哪怕是一分一厘的念头。现在,我忽然隐隐约约地感到,我有可能被他带出我从来信守不移的生活轨道。

这担忧不久竟真的被证实是不错的。

我被班主任找去谈话,原因是我同班上一个女同学的接近引起了老师的不安,他担心这是一种出现得过早的苗头。(我一点也没有要责难我的这位严谨的班主任的意思,他是全身心地为我好的。)

“你大概受了什么影响。你最近同谁来往多呢?”

我不假思索就说出了“唐璜”的名字。

“难怪!”

班主任似乎是茅塞顿开。

“学校原是要处分他的,要不是改得快。他就是早恋。”

我听见自己的心沉重地一响。

我一下子记起了“唐璜”借给我的诗集中的那些写满了空白处的凌乱的诗句,这些诗句的意义本来于我是朦胧的,现在一下子清晰了:

绣球已开出一团团的绿

丁香和紫藤花照耀幽暗像星一样

夜色静穆得要微微颤抖了

树木都在寂寂地悲伤

这样的夜里你也在做着梦吗

半闭着眼睛作奇妙的飞翔

你梦的翅膀一定是雪白的

它的展开有安宁的声响——

天仙一般缥缈地
舞蹈在湖边的草地上
周围的空气清凉
空中一片银色的安详

只有我守住这空虚的阁楼
离开多久了，你是不是已把我遗忘
不是因为年轻的残忍
是因为太多此刻一般甜蜜的辰光
而我，今夜的梦又会月光一般流动
依恋地流动在你纱掩的小窗

这无疑是一首情诗，而且是已经有了具体对象的。班主任说，因为早恋的被发现，那位女同学转学了。

我先前的许多疑窦便都得到解答：

他为什么来找我，是因为空虚；他为什么大谈唐璜并且被人称叫“唐璜”，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像那位早熟的诗人并且他差不多就是那么一个人；最危险的是他一点也不打算改正自己的错误——他所以想去流浪，是因为他对学校怀有抵触情绪，他还没有同那种不正常的感情决裂，他的另一首题为《眠蚕》的诗正是这样的意思：

.....

虽然包裹着我们的丝茧
隔绝了外面的声音
我们久久地睡眠，在冬天
好像一群静止的生命

但是我们并没有死去
我们是在等待着苏醒
到了夏天我们便会有—对翅膀
可以到处翩翩地飞行
那时，六月的风多么舒畅
天空发光而且轻盈
它的下面，是河流愉快的波浪
和广大绿色欣欣的森林

……

“丝茧”、“隔绝”、“冬天”、“静止”、“死”、“苏醒”，所有这一类的词一下子变得可怕起来。这是在诅咒现实，是不满甚至是仇视啊！我对他的崇拜一下子变成了恐惧，我好像童话中的那个天真的小红帽在森林里采着蘑菇一下子发现面前站着一只狼。这种恐惧感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半夜里常常被恶梦惊醒，满脸满身出着冷汗。我开始躲“唐璜”，像躲开瘟疫。我同时检讨自己对那位女同学的好感，那不能不说受了“唐璜”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我于是，也决然地疏远了那位女同学。初中毕业，我自愿报名到一个远离省城的农场，“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除了许多别的原因，远远地避开“唐璜”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唐璜”也许一直都不知道我有意识地躲避他，他肯定想不到他对我的命运会发生那么重要的影响。我下乡两年以后，同他在庐山脚下的一座城市里邂逅。当时我在一家商店的檐下避雨。雨很大，街上行人不多。一个人浑身淋得透湿，却依然散步般悠闲地在大雨里走着。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等这个人走近了，我才忽然发现竟是两年多不见的“唐璜”。他也发现了我，加快